

西洋文學講座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63 ·

文學類

方璧等著

上海書店

世界文學類選

陳旭輪編

目次

一 詩歌

- | | | |
|--------|-------|---|
| 1 奧得賽 | 荷馬 | 一 |
| 2 所羅門歌 | 舊約全書 | 一 |
| 3 魯拜詩 | 莪默伽亞謨 | 一 |
| 4 神曲 | 但丁 | 一 |
| 5 墓畔哀歌 | 葛雷 | 一 |
| 6 哀希臘 | 拜倫 | 一 |

二 戲劇

三一

1	哈孟雷特	莎士比亞	三一
2	浮士德	歌德	三八
3	國民公敵	易卜生	五〇
4	青鳥	梅德林克	七九
三 小說……			
1	能言鳥	天方夜譚	九五
2	魔俠傳	西萬提司	一〇四
3	渴提孩	福溝	一一〇
4	作坊	都德	一一三
5	自殺	莫泊桑	一二三
6	沙漠裏的三個夢	須冷納爾	一二八
四 童話……			
1	賣火柴的女兒	安徒生	一三八
2	利己的巨人	王爾德	一四一

一 詩歌

1 與德賽 節選商務出版小說月報

Homer 作 傅東華譯

【說明】奧德賽(Odyssey)和伊利亞德(Iliad)二大史詩，相傳是希臘 Hellas 荷馬(Homer)所作。荷馬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生於依奧尼亞(Ionia)。後來竟有七邑地方，爭稱是他的故鄉。學者多說荷馬並不實有其人，「荷馬」二字，是盲人的意思。上古時候，以戰立國，壯士都為戰士，跛者做工，盲人但可謳吟，所以認為「荷馬」是盲人的通稱，並非真有其人啊！荷馬事蹟，許可參看世界歷代名人傳。

荷馬的偉大悲壯，雖是不及伊利亞德，可是情意纏綿，那是要推到奧德賽了。伊利亞德，是敘伊利翁(Ilión)的一回戰爭。奧德賽是記牧女荷西茲(Ulysses)戰後而歸，途為奧吉吉亞島(Ogygia)神女所留。他的妻子皮涅羅皮(Penelope)在家，衆欲爭娶，等到攸力荷西茲僞裝回家，知道這一回事，便和他的兒子忒楞馬卡斯(Telennachus)共謀謀殺，因爲二詩所寫社會情狀，多不相同，因此有人說他不是一個人的作品。



商務出版的小說月報。現在節錄他第二章中的一段，這段是記載惡求婚和王子乘船探親的一回事，使讀者對於這世界古代偉人的作品，得略管一瞥。

次日晨，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那王子便匆匆起牀，

結束了衣裝；

把芒鞋扣在可人兒的腳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這纔闊步離房，

宛似個天神模樣。

他立命承宣官把意旨宣揚，

命臣民聚集，把大事商量；

不一時，衆人俱齊集，

他於是手持長矛蒞會場。

並不孤行，隨從有二龍。

彼時密涅發曾賜他一副神聖的可人兒形相，

因此上他來時，衆人一見俱驚惶；
當他就坐他父的寶座時，

便朝廷老臣也個個謙恭退讓。

彼時第一發言的是伊吉普塔斯，

他年高僕僕世故深知，

有一子名安替福司，

當初從攸力栖茲同赴產馬名區意力思，

被野人賽克洛普斯在洞中害死，

並將他烹食，

如今剩下的尚有三子，

兩個耕作田間承父志，

一個名爲攸麟諾麥斯，

也混入那些求婚的無賴子；

彼時此老念亡兒未滅哀思，

甫開言淚流不止。

他道：『伊大卡的諸賢聽我言。』

自從效力栖茲去國日，

我輩朝廷諮詢，一向未曾聚會似今天；

我不識今朝此會是何緣？

何須問主張此事的是前輩，是幼年，

莫不是他風聞着敵人師旅臨前？

莫不是有其他國事須警告，費商研？

我料定此人必是個大賢；

我希望育夫許他得遂心頭願。』

王子聞言認是佳祥兆朕，

便慌忙立起身。

他那一腔衷曲急急須宣聲。

他立在大衆中心，

承宣官皮賽那把王杖進。

他於是向伊吉普塔斯言道：『先生！

今日召集此會的便是鄙人，

你當知我有滿腹憂傷難復隱。

我並未風聞敵兵臨境，須向諸君告警，

也並無國家大事說與諸君聽。

這憂愁純屬我私人，

我這家門如今有兩種大不幸。

第一件，我那父親——

便是今日在座的人人之主，

且當初待諸位，直與自家親父一樣慈仁，

他一去竟無蹤影；

我二件更可驚心，

我這份家私不久便要傾盡。

都只爲各方領袖的兒子，

爭向着我母親逼婚姻，

全不管這事違她的本心。

他們卻不敢向她父愛揆立阿斯去問訊，

去問他那個最稱心，

求他把女兒和裝奩同贈，

只日日在我家中廝混，

宰殺了我們的肥牛羊，供他宴飲，

喝了我們多少酒，誰也不加思忖。

你想誰的家私吃得住這般耗損；

我家中不復有攸力栖茲來抵當這不幸。

我自己力量又不足將他們擯。

我此生將不得與我父親一樣英明，

只若我有力量時，

我仍須防衛自家身，

爲的是這樣的欺人，我再也難熬忍；

我這家蒙恥行將傾。

因此上，我願諸君尊重良心，顧全輿論。

諸君須得畏神明，

休要惹他動怒致獲天刑。

我今憑着育夫與提密斯向諸君求懲，

(爲的是人間會議都須提密斯始終監臨)

休得要裝聾作啞，朋友們，

莫任我把這般憂患獨自擔承。

除非是當初我父親，對諸君有何怨恨，

因而諸君慇懃這些求婚無賴人，

要從我身上把這舊怨伸。

且我寧使諸君自己來把我這家私吃淨，

因他日我若把狀兒告准，

不怕諸君不如數賠清，

只如今此輩盡皆光棍，

這真教人無法可思尋。」

說至此，他忿然擲下王杖，

禁不住淚兒直淌。

一個個不免傷心。

霎時間舉座絕無聲響，

獨有安廷諾阿恁地開言論：

『忒楞馬卡斯，你這人出言太無狀，

怎敢歸咎我輩求婚人身上？

論罪過，都須你母自承當，

她那心腸詭詐難量，

原來這三年來——且至今已將盡四個年頭上，

她一逕把我們的神魂勾蕩，

從不使我們絕望；

對人人都有一套甜言蜜語，

卻全然不放在心上。

她當時又玩了一種把戲，使得我們人人都上當。

當時她設一具大繡架在閨房，

正開始要顯她那繡花伎倆。

她對我們道：「可愛的情郎！如今攸力柄茲誠然已死亡，

只莫逼我登時便下堂，

我這樣的繡花伎倆，

不能容牠埋沒不彰，

我要替那英雄雷厄提茲繡一襲殯殮衣裳，

備他百年後替他送葬。

他是個富人兒，

若沒有一件刺繡衣裳爲他殮葬，

難免這方婦女要談講。』

她當時這樣的對我們講，

我們也就都原諒；

從此見她整日個刺繡勤忙，

誰知她到夜裏，就燈光，

把已刺的線兒重新拆放，

因此上，那工程沒個時辰完賬。

如是者，我輩受他愚弄，

忽忽三易星霜，

直至如今第四個年頭上，

我們方從她一個侍女口裏得知真相，

於是我們伺她夜裏把線兒拆放，

突然的捉住她，使她啞口無言可講，

不由她不把那工程完賬。

如今求婚人回你一句話，

想來彼此都能諒：

「把你母親送出這門牆，

叫她父親替她擇配，
或叫她自己將夫相；」

她若還憑着密涅發賜她一點兒伎倆，
仍舊叫我們上當，

我真不曉得將來要怎樣收場！

我從未見過個女人和你母親一樣，

自古的女流如提羅，阿爾克米泥，邁錫尼，也都赫

赫有名望，

祇沒一個和你那母親相像。

她這般的待遇我們，

論理如何欠當；

她若是終不變這種天授的詭巧心腸，

我們終要吃盡你們這份家當；

我料她這般行徑，原可博得些光榮和聲望，

她儘可無須改變心腸，

所以將來大虧還須吃在你的身上，

這話你應能諒，

報深仇絲毫難爽；

且此事須招誇，

非等她在我輩中擇個人兒匹配鴛鴦，我們決不返家鄉。』

王子答言：『安廷諾斯，你此言未免失當，

我怎能把生身之母逐出門牆？

我父如今身在他鄉，

死生正自難講。

且我將如何對付愛揆立阿斯他老丈？

我若必欲把他女送回家，

我怎能籌辦這大宗的銀兩？

不但他要與我周旋，

便上天也須把災刑降；

爲的是她一經被擯出這門牆，

她便須呼告厄麟尼伊，

教我這話兒怎生說得響！
你等若是心中懷恙，
儘可以走出這門牆，
各自論流去宴饗。

你等若還執意，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你們算賬；

他日你等身死在這宮中，

看有誰人將命償？』

惟時育夫遣二鷹從山頂，

乘風兒飛去一程程，

高高地並排而進。

直至衆人聚會處，筆正對中心；
演了幾個圈兒陣，

都把翅兒振，

目中放出了凶慾，

向下面人羣射進；

然後彼此相扭搏，

向右方飛去，越過城鎮。

一時人人俱吃驚，

彼此相問訊，這事是何兆朕；

便有哈利特西斯爲衆說明，

原來他是一個預言家，

是凡朕兆都能辨審。

他道：『聽我說，你們伊大卡人，

尤其是那些求婚人須聽，

因爲我見他們大禍將臨身。

攸力栖茲的歸期已近；
便如今，他那一團殺氣已騰騰，

不但那些求婚人須謹慎，

便是伊大卡的居民也難僥倖，

所以我須及早自警，

莫待他歸，這禍事須先止禁。

至於那些求婚人，也須及早兒的自省，

因若能及早的抽身，就算是他們的大幸。

我的預言，都有相當的智識爲憑，

當初攸力栖茲統率軍人遠出征，

我曾作預言種種，

如今他身上都能一一印證。

我嘗說他將吃盡艱辛，

手下人徒將喪失，

卻到第二十年頭仍得歸鄉井，已無人能認；

如今我這話不久就要驗應。』

於是坡里麥斯之子攸力馬卡斯發言：

『老人家，你回去，對你自己的兒孫去預言，免將來也被牽連。』

這朕兆我自能詮，無須你代占；

鳥雀趁陽光上下飛旋，

此事日常能見，

豈必是凶吉之籤？

那攸力栖茲，他早已身死在異鄉天，

可惜你未得和他同命，

猶在此譏語聯篇，

只落得忒楞馬卡斯火上把油添。

你以為這樣的阿諛之言，

可博他些兒瞞贍，

殊不知這完全是妄念，

像你這樣高年，

論理該比少年人多識見，
只若那青年因你一番鼓煽，

只落得討人嫌厭，

那末一來他自己就須抱怨；

二來我們也要懲罰你，

要使你叫苦連天。

至於忒楞馬卡斯，

我今當着大眾面，

對他警告聲言，

他須把他母親送往外家轉，

教他父替她擇配辦裝盆，

他一日遷延，

我們將一日在這宮中廝纏。

因為我們並不怕他那張滔滔的辯嘴，

也不怕你這種惑衆的妖言。

你要教訓我們，儘管隨便，

卻只使我們的忿恨增添。

我們還是要吃喝忒楞馬卡斯的家產，

莫想我們破費一文錢，

必至他母親把她蠱人的伎倆斂，

庶我不必爲那一點稀奇的寶貝，

大家爭鬪着日日的點腳尖兒盼望，

且天下豈沒有別的女人足戀？

偏是她那般行徑，

總教我們情難遣。』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攸力馬卡斯，並別的求婚人皆聽之，

我將不復向你等哀求，

我所欲言止此，

爲的我如今這番故事，

料天上神明，國中百姓，皆已知之。

我但求給我船兒一艘船員二十，

任我東西航駛，

我將到斯巴達派洛斯，

探聽我那失蹤已久的父親行止。

也許有人把音信報知，

也許得天差的使者爲我引指；

（從來人訪事往往如此。）

我若還探得他猶未死，

歸舟已在半途裏，

那末我將寬展一年期，

聽你們消耗這家私，

我也不來阻止。

我若還得知他已不在人世，

我將立刻趕回家，

爲他舉行喪禮，務求奢侈，

並建個坟墓把哀思誌，
——然後叫我母親改嫁他人子。』

2 所羅門歌

節錄舊約全書

【說明】所羅門歌是舊約三十九章之一（舊約作於基督 Jesus Christ 前一千至一千一百年間，那麼此歌也是這個時代作品。希伯萊（Hebrew）人是宗教民族，所以他的文學多含宗教氣味。然這所羅門歌反覆申述男女戀愛，不關宗教，恐怕是當時社會流行的戀愛歌集，所以得能選入聖經，因爲託名所羅門（Solomon）王所作的緣故吧。嚴格說來，不得認爲聖書，後來教徒釋經，多所穿鑿，有的說借夫婦關係來詠嘆神和以色列（Israel）人間的關係，有的說以愛人來比喩基督的，但都不可信。下面便是所羅門歌的一擣。

我的良人對我說：『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爲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也開花放香了。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我的鴿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爲你的聲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因爲我們的葡萄正在開花。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羣羊。我的良人呀！求你等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時候，你要轉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利山旁，你的牙齒如同新剪毛的一羣母羊，洗淨上來，個個都有雙生，沒有一隻喪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兩太陽在帽子裏如同一塊石榴，你的頸項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臺，其上懸掛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喫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

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直到天起涼風，日影飛去的時候回來。

……我的妹子！我的新婦！你奪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鍊奪了我的心。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乳，你衣服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氣。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你園內所種的結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並鳳仙花與哪噠樹，有哪噠和番紅花，菖蒲和桂樹，並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與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從利巴嫩流下來的溪水。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來吹在我的園裏，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的園裏，喫他佳美的果子。

我屬我的良人，他也戀慕我。我的良人，來罷！你我可以往田間去，你可以在村莊住宿。我們早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情給你。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這都是我爲你留存的。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喫我母親奶的兄弟。我在外頭遇見你，就和你親嘴，誰也不輕看我。我必引導你，領你進我母親的家，我可以領受教訓，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釀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的頭下，他的右手必將我抱住。

耶魯撒冷的衆女子啊！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爲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愛情，衆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掩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他若是牆，我們要在其上建造銀塔；他若是門，我們要用香柏木板圍護他。我是牆，我兩乳像其上的樓。那時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羅門在巴力哈們有一葡萄園，他將這葡萄園交給看守的人，爲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勒銀子。我自己的葡萄園在我面前。所羅門呀！一千舍客勒歸你，二百舍客勒歸看守果子的人。你這住在園中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聽見。

我的良人呀，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3 魯拜詩

節選創造社出版魯拜集

Umar Khayyam 作 郭沫若譯

【說明】 茲默伽亞謨(Umar Khayyam) 波斯人。他的生年死日，不甚可考，大約生於十一世紀後半葉。這位詩人的故鄉是在



讓亞伽默菴

可拉商州 (Khārasān) 的納霞壁 (Nāshāpūr)，他終身研究天文，又能作詩，所以稱他天文學的詩人。他的詩集題名魯拜 (Rubaiyat)，魯拜意即四行詩，好比中國的絕句。魯拜集英譯有好多種，要算菲茲格拉 (Fitzgerald) 譯的最為出色，凡一百五十八首。郭沫若先生譯為中文，由創造社出版。現在節選他二十首，以供飄詠。

一二

樹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酒，一點乾糧，
有你在這荒原中傍我歡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一四

請看周遭爛漫的薔薇，——
她說是：『我笑着開來世裏，
一朝我的錦囊破時，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園地。』

一九

帝王流血處的薔薇花，
顏色怕更殷紅；
花園中的玉簪兒，
怕是植根在美女屍中。

二三

穢花被滿了他們的華堂，
我們如今在此盡情歡暢，
我們將又要入土長眠——
我們的屍骸呀，又將替誰作牀？